

人文学术辑刊

黄克剑

主编

問道

第六辑

2013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
福建教育出版社

# 問道

第六輯  
黃克劍

主編

2013



海峡出版發行集團  
福建教育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问道·第六辑/黄克剑主编. —福州：福建教育出版社，  
2013.11  
ISBN 978-7-5334-6238-3

I. ①问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人文科学—丛刊 IV.  
①C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18144 号

**问道** 第六辑  
**黄克剑** 主编

---

**出版发行**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
福建教育出版社  
(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：350001 网址：[www.fep.com.cn](http://www.fep.com.cn)  
编辑部电话 0591-83786907 83726290  
发行部电话 0591-83721876 87115073 010-62027445)

**出版人** 黄旭  
**印 刷**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  
(福州市金山工业区 邮编：350011)  
**开 本**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 
**印 张** 31  
**字 数** 446 千  
**版 次**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
**书 号** ISBN 978-7-5334-6238-3  
**定 价** 78.00 元

---

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  
请向本社出版科（电话：0591-83726019）调换。

学术顾问

张世英

主 编

黄克剑

副主编

黄 旭 王永年

编 委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永年 邓宝剑 孙汉生 孙秀昌  
林 怡 林默彪 胡晓明 胡继华  
耿 涛 黄 旭 黄克剑 潘旭君



# 目 录

## 述议一

“是非难胜地，忠孝不崩巍”——傅山的忠孝观	成复旺	3
“孟告之辩”再读解——辅以语言学角度论证孟子逻辑的一以贯之	陈洪杏	41
告孟之辩——《孟子·告子上》前四章疏义	刘伟	62
西汉后期司法及其主导思想变迁考论	杨勇	84

## 述议二

重访“文化基督徒”：纪念克尔凯郭尔诞辰二百周年	杨俊杰	113
卡西尔“符号人学”旨趣探微	刘建辉	125
从意志之“不在”来到意志之“在”——略论保罗·利科意志哲学的内部转向	王丽娜	154

## 考释

成人之罪——作为思想意象的普罗米修斯源流考（上篇）	胡继华	197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## 品评

“末世”视野下作为“临时建筑”的文学——论格非的《江南三部曲》	王均江	257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## 辨正

唐代楷书笔法与结构问题辨正	邓宝剑	281
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## 译介

哲学的信仰和宗教的信仰：雅斯贝斯同蒂利希的对话	[德] 维尔纳·叔斯勒/著 杨俊杰/译	317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## 试墨

---

自在的虚通之境——成玄英《庄子疏》的思想特质研究	刘瑜	349
圣人人格与圣人政治——浅析《老子》中的圣人形象	乔昱	366
《后汉书》所载引《易》诸事考	李元骏	376
大道在呼吸——浅析《老子》中“反”的范畴	李雨童	408
困境中成长的“自然人”——解读《修女》中的启蒙思想	程蕾	420
元叙事视野下的女性诉求——略论温特森《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》 之文本结构与思想意涵	胡小婧	435

## 特稿

---

学人立志·学业境界·学术创新——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 研究院的演讲(2012.6.12)	黄克剑	455
要忠实于学术——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发展工作会上的 演讲(2012.12.28)	黄克剑	478

述  
议  
一





# “是非难胜地，忠孝不崩巅”

## ——傅山的忠孝观\*

**内容提要：**明清之际的傅山，以其雄迈坚贞的性格，既接受了明中叶以来以李贽为代表的势头强劲的叛逆思潮，又矢志不渝地持守着对于父母之邦的赤子之心，并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，重新探讨了作为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的忠孝问题，提出了一套具有鲜明的“异端”色彩、也更接近于现代意识的忠孝观。他揭露了汉儒只言而不行的“纯学者”态度的虚伪，批判了宋儒不辨华夷、不分善恶、“食人之食”即“死人之事”的主张的荒谬。他超越“君臣之义”，以“故国”、“蒸民”为根本旨归，把反抗“非君之君”纳入了忠的范畴。又返回礼之初衷，以人的真实性情为忠孝的内在依据，强调礼也必须去伪存真，“釐而正之”。还突破儒家的门户之见，指出释、道两家其实亦通忠孝、亦能忠孝、乃至更能忠孝。

**关键词：**忠 孝 礼 华夷之辨 君臣之义

傅山不喜世儒，好谈佛老，人谓之“以异端自居”。然其实，痛遭国变、丧失家园的他，每云“哭国书难著，依亲命苟逃”<sup>[1]</sup>，“有头朝老母，无面对神州”<sup>[2]</sup>。“哭国书难著”、“无面对神州”即忠，“有头朝老母”、“依亲命苟逃”即孝：这正是凝聚在他内心深处的两大情结。虽已拜师入道，念念不忘的仍是：“却忆神仙术，无如君父关。留侯自黄老，始终未忘韩。”<sup>[3]</sup>即使在天下大局已定，南冠之志已经毫无意义、甚或已属不识时务的情势下，他依旧断然宣布：“攀附非吾事，讴歌任尔贤”，“是非难胜地，忠孝不崩巅”<sup>[4]</sup>。这充分体现了忠孝在他心目中的既不以成败为意、亦不因时局而迁的绝对性与神圣性。一位僧友写了这样两句诗：“嚣尘中有地，忠孝外无天。”傅山叹赏备至，亟称“‘嚣尘’二句，

\* 本文系作者拟撰“读《傅山全书》专题述议”之一。

[1]《西河王子坚贻诗用韵》，《傅山全书》卷9，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1991，第163页。

[2]《山寺病中望村侨作》，《傅山全书》卷8，第146页。

[3]《龙门山迳中》，《傅山全书》卷9，第160页。

[4]《览岩迳诗即事……》，《傅山全书》卷13，第243页。

得未曾有，惊喜叫绝，敦进书字”<sup>[1]</sup>。于此可见，在他看来，忠孝就是人的安身立命的天地。人之为人，立足天地之间即立足忠孝之间，舍忠孝即无以立足，即无以为人。

但傅山并不是传统忠孝观念的冥行者。作为学者兼思想家，他既真诚地坚守着忠孝的道德原则，也严肃地审视着世儒在这方面的实际表现，思索着这两条儒家道德的真谛。

## 一 “以鼠矢为薏苡”

忠孝本儒家道德，在汉代独尊儒术、标举三纲之后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。但傅山发现，一些著名的儒学家，恰恰是不忠之人。

汉代的王莽，始以皇后之侄独揽朝政，继而毒死汉平帝改立新朝，属于典型的外戚阴谋篡权。而当时许多儒家学者却纷纷依附，效忠不疑。例如刘歆：

《左氏》一书，最初昌明者，刘歆也；歆仕新莽不疑。为人臣而不知《春秋》之义，即耳不聋，心聋矣。<sup>[2]</sup>

孟子云“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”（《滕文公下》），王莽便是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。专治《春秋左传》的刘歆却无视“《春秋》大义”，而一心依附王莽，以此升京兆尹、封红林侯，乃至被新朝奉为“国师”。也不只刘歆而已：

儒冠本溺器，不盖戴圆耻。新室九祭酒，皆汉明经士。中兴一瘦羊<sup>[3]</sup>，史册景星拟。惆怅六经泽，如斯而已矣。<sup>[4]</sup>

[1]《傅山全书》卷13，第247页。

[2]《耸道人传》，《傅山全书》卷19，第352页。

[3]据《东观汉记》，东汉建武中，每腊，诏书赐博士一羊，羊有大小肥瘦，祭酒议欲投钩（抓阄）。甄宇耻之，先自取其最瘦者。时人号为“瘦羊甄博士”。

[4]《贱夫美一睡起……》，《傅山全书》卷4，第52页。

诸多汉之“明经”作了王莽新室的祭酒。能自取瘦羊，就算是时代的瑞星了。六经之泽，不过如斯而已。

而在这方面表演最充分的是扬雄。扬雄似乎是儒学最忠诚的捍卫者，“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，大抵訾圣人”，“太史公记六国，历楚汉”，亦“是非颇谬于经”，故而仿《论语》著《法言》。而王莽篡位，他仅“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”，<sup>[1]</sup>自觉未受重用，遂呈上《剧秦美新论》以邀宠。文中称颂王莽道：“臣伏惟陛下，以至圣之德龙兴登庸”，“配五帝，冠三王，开辟以来，未之有也”。并建议“命贤哲作《帝典》一篇”，“以示来人，摛之罔极”。此文被收入《文选》，李善注云：“王莽潜移龟鼎，子云进不能辟戟丹墀，亢辞鲠议，退不能草玄虚室，颐性全真，而反露才以耽宠，诡情以怀禄。”而傅山平生最看不起的，就是这种人。他在《文选批注》中，对扬雄称颂王莽的那些话加眉批道：

称颂至此，尚谓雄非莽大夫耶？司马温公死为此货回护，如何回护得了？雄即不尔奉承，莽亦不必杀雄。鬼打老扬，出此大丑。

又于扬雄向王莽建议作《帝典》处加眉批道：

扬本意，望莽即令雄作《典》也。莽不曾命雄，真憋杀此鼠。<sup>[2]</sup>

傅山指出，在忠直不屈这一点上，身为汉代大儒的扬雄，远不如具有道家风骨的梅福。即杂记《梅福》所云：

梅福家居，常以读书养性为事。至元始中，王莽篡政，福一朝弃妻子，去九江，至今传以为仙……扬子云与梅先生同时，岂不略闻见其风

---

[1]均见《汉书·扬雄传》。

[2]《傅山全书》卷118，第2622页。

耶？因念人之高卑修秽，相去之辽若此。<sup>[1]</sup>

人多云儒家重气节，道家讲随缘。而扬雄、刘歆等人比之同时的梅福，其“高卑修秽，相去之辽若此”，则看来也有完全相反的时候。

对于这种现象，傅山在文章《饥而食篇》中作了一段综合评论。评论前，先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

医有藏薏苡壶中，鼠啮壘，啖薏苡，家壘。久之，薏苡尽，而鼠矢半壘。有买薏苡医泻，鼠矢与之。其人曰：“薏苡固似鼠矢耶？”医曰：“他无此，此真薏苡也。”其人睨而啵噉之，倾之曰：“今乃知薏苡大类鼠矢。”转而语人其颜色、其气味。或有持薏苡与问之，曰：“此非薏苡也。薏苡大，此小；薏苡灰黑，此白；薏苡类如鼠矢，此不类。”<sup>[2]</sup>

而后言道：

世儒之于学也，皆以鼠矢为薏苡者也。秦坑儒有儒，莽崇儒无儒。何也？秦坑儒，儒知其为秦也；莽崇儒，儒不知其为莽也。知秦之为秦而逃之，秦世，秦世也；不知莽之为莽而甘以圣，径而谄之，尧舜世，莽世也。故道非丧世之物，而果足以丧世，而世亦丧；世非丧道之物，而果足以丧道。道迷复也，世迷复也。亦有荣名，亦有富贵，亦有谏诤，亦有称颂，以为无时不可儒也，无时不可成名也。其敝至于无人、无禽，而不知其极。<sup>[3]</sup>

《汉书·王莽传》称：“秦燔诗书以立私议，莽诵六艺以文奸言。”秦与莽本质上是一丘之貉，不同的只是手法。但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足以使儒学消亡，王莽的诵经崇儒却足以令儒学变质。故云“秦坑儒有儒，莽崇儒

[1]《傅山全书》卷37，第690页。

[2]《傅山全书》卷31，第545页。

[3]《傅山全书》卷31，第545页。

无儒”。而世儒多不辨真伪，“以鼠矢为薏苡”，以为只要崇儒就是圣贤之道，就是尧舜之世，遂使伪圣贤之道取代了真圣贤之道，伪尧舜之世取代了真尧舜之世。伪圣贤之道自“足以丧世”，伪尧舜之世亦“足以丧道”，终至“道迷复也，世迷复也”，道与世一起陷入了歧途。表面看来似乎一切正常，实际上是人禽不分，一切混淆。“道丧世”、“世丧道”之说源于庄子。《庄子·缮性篇》有云：

古之时……莫之为而常自然。逮德下衰……兴治化之流，浇淳散朴，离道以为，险德以行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……然后附之以文，益之以博。文灭质，博溺心，然后民始惑乱，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。由是观之，世丧道矣，道丧世矣，世与道交相丧也。

若谓庄子所云是指文化的异化，那么傅山用此语就是指儒学的异化了。

但刘歆、扬雄等人之“以鼠矢为薏苡”，并非出于误判。他们根本就没想到判，也不需要判。自汉武帝独尊儒术，儒学即成为官学，这就为业儒者铺平了那条“学而优则仕”的道路。此后无论何人掌权，也无论出于什么目的，只要此事不变，业儒者就有官可做，有禄可图。至于是否躬行、乃至是否真信，就无关紧要了。如傅山所说：“亦有荣名，亦有富贵，亦有谏诤，亦有称颂，以为无时不可儒也，无时不可成名也。”其实，《汉书·儒林传》早就指出，儒学自荣享独尊之始，即成了一条“禄利之路”：“自武帝立五经博士，开弟子员，设科射策，劝以官禄，讫于元始，百有余年，传业者寝盛，支叶繁滋，一经说至百余万言，大师众至千余人，盖禄利之路然也。”后来，龚自珍亦有诗云：“兰台序九流，儒家但居一。诸师自有真，未肯附儒术。后代儒益尊，儒者颜益厚。洋洋朝野间，流亦不止九。不知古九流，存亡今孰多。或言儒先亡，此语又如何？”<sup>[1]</sup>而这已是儒学荣享独尊之末了。不知这儒学独尊之始末可否为今日事官学者戒？

---

[1]《自春徂秋偶有所触……》，见《龚自珍全集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75，第487页。

或许应该认为，刘歆、扬雄等人是“纯粹”的学者，他们的本职就是说或者写，而不是做，评价他们，也只需看其学术，而不必计较人品。但问题是，儒学本非所谓“纯粹”学术，而是高调标榜的“为己”之学、“立身成德”之学，倘业儒者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、被服儒雅而行若狗彘，岂不先已违背了儒学的固有宗旨？何况傅山这里是论“忠”。一个不忠之人，即或所言皆似“薏苡”，就其人以论其言，亦“鼠矢”尔。

## 二 “食人之食，死人之事”

傅山还发现，宋代以来，有些人似不能称其不忠，但其所谓忠，就是“食人之食，死人之事”，而从不问“食谁之食，死谁之事”。

傅山多次义愤填膺地谈道：

自宋入元百年间，无一个出头地人。号为贤者，不过依傍程朱皮毛蒙袂，侈口居为道学先生，以自位置。至于华夷君臣之辨，一切置之不论，尚便便言圣人《春秋》之义，真令人齿冷……元既亡而我明兴，仅有抵死不肯屈仕之人，岂可谓不知食人之食、死人之事之义者？然而人为狗死，可谓知人禽之辨哉？<sup>[1]</sup>

“生不谢宝庆杨，死不怨泰州张”，两言天理昭著，胜多少圪喃讲学也。当时东南人士方倡明节义，以宋儒之明白衣钵为元糊涂用之，可怜至今尚咤〔诧〕其为某先生之裔，真令人齿冷……徒知食食死事之学，而不讲食谁之食、死谁之事也。<sup>[2]</sup>

“生不谢宝庆杨，死不怨泰州张”为元末江浙一带民间流行语。“宝庆杨”指元军枭将、宝庆人杨完者，以残酷镇压汉族起义闻名。“泰州张”指江

[1]《杂记六·道学先生》，《傅山全书》卷39，第778页。

[2]《杂记五·讲学》，《傅山全书》卷38，第745页。

浙汉族起义军首领、泰州人张士诚。两句意谓宁可从张士诚起义而死，不愿受杨完者保护而生，表现了汉族民众的民族大义。所以傅山称“两句天理昭著”<sup>[1]</sup>。而当时许多“圪嘴讲学”的道学家，却毫无民族意识，不问何人，谁当了君就忠于谁，豢养于谁即效死于谁，名之曰“食人之食、死人之事”。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“忠”。傅山的具体所指，是赵复、许衡、刘因等人。

赵复，南宋乡贡进士，被视为朱熹第四代传人。理宗端平二年（1235），元军陷其家乡，被俘，遂应聘讲学于元朝官办太极书院，传授程朱之学。《元史》云：“北方知有程朱之学，自复始。”许衡、刘因皆其弟子。《元史》卷189载：

枢（姚枢）恐其（赵复）自裁，留帐中共宿。既觉，月色浩然，惟寝衣在。遽驰马周号积屍间，无有也。行及水际，则见复已披发徒跣，仰天而号，欲投水而未入。

傅山《元史批注》于“披发”旁硃笔批：“要投水何必披发？”于“仰天而号”旁硃笔批：“何难一跳！”于“欲投水而未入”旁硃笔批：“好个知趣的姚枢。”又就整段话先硃笔旁批：“钱玉莲既投江而渔船捞之，老赵又省下湿了衣裳。”硃笔眉批：“赵复者（这）一种人，别是肚肠。”<sup>[2]</sup>钱玉莲是元明南戏《荆钗记》中的人物，因被逼改嫁而投河自尽，又被人救起。傅山于此处用此事，即在讥讽赵复“披发徒跣，仰天而号，欲投水而未入”之类不过是做戏。寥寥几句批语，揭透了赵复虚伪、懦弱的心态。而全祖望在《宋元学案》中却说，赵复“月夜赴水自沉”，姚枢“亟挽之出”，似乎他已经“赴水”。不知何所据而出此言，大约只是为这位道学家遮丑而已。

[1]山西已故学者郭允叔、陈鉴先等，认为傅山这段话含有宁可帝闯（李自成）而不肯帝清之意。见《首届傅山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太原：三晋出版社，2011，第37页。又，“生不谢宝庆杨，死不怨泰州张”两语，有人以杨完者军纪败坏解释，似不妥，亦不符此处傅山文意。

[2]均见《傅山全书》卷100，第2314页。

许衡，先世降金，他在金亡前一年被俘降元。后从赵复受程朱之学，在元兵大举灭宋之际，为元朝定官制、立朝仪，建立典章制度。历任京兆提学、国学祭酒、左丞，位列台辅。黄百家称：“鲁斋（许衡）、静修（刘因），盖元之所藉以立国者也。”<sup>[1]</sup> 傅山批道：

薛文清（明代道学家薛瑄，谥文清）公云：“许鲁斋（许衡号鲁斋）无时不以致其君尧舜为心。”此语极可笑。“学者当谨察象占。”此语极没要紧。其君何君也？象占何用也？<sup>[2]</sup>

无论哪个外族、外国打来，来了就俯首称臣，“致其君尧舜”，岂不可笑？亦岂止可笑！

刘因，父祖仕金，本人生于金亡之后。征为承德郎、右赞善大夫，教近侍子弟。以母疾辞归。后再征，以病辞。再征时，呈《上宰相书》陈情云：“因自幼读书，接闻大人君子之余论，虽他无所得，至如君臣之义自谓见之甚明。今圣天子……加以不次之宠……病卧空斋，惶恐待罪。窃谓供职虽未能扶病而行，而恩命不敢不扶病而拜，若稍涉迟疑，则不惟臣子之心有不安，而踪迹高峻已不近人情矣！”因而被元帝称为“不召之臣”。时有名安熙者，向慕刘因，方将造其门，而因已歿。《元史》卷189载：

其门人苏天爵为辑其遗文，而虞集序之曰：“使熙得见刘氏，廓之以高明，厉之以奋发，则刘氏之学当益昌大于时矣。”

傅山《元史批注》于此，硃笔旁批：“刘氏是个甚？见了刘氏便怎地？”又硃笔眉批：“刘因是甚学？”<sup>[3]</sup> 还在《训子侄》中谈到：

---

[1]《宋元学案》卷91。

[2]《杂记六·薛瑄语》，《傅山全书》卷39，第783页。

[3]《傅山全书》卷100，第2320页。